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

豫章 徐 芳仲光

選

江左 吳 晉介茲

周在浚雪客

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

閩閩中有
此等人此
等文真可
風世

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
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
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
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
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
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
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
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
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

行文竟是
大家

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瘞。以僅免漂搖之患。
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
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庇
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
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
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
惡之不。柳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
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
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真卓識真
鵝文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渠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

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女子能讀
此等書豈
非異人

夫溘云逝。骨鑠塊銷。惟殞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
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
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尤熊畫荻者。以俟
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
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
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紉
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
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攬。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
輒令篝燈坐隅。為陳說。吾所明更相率。伊吾至丙夜。

女中大儒

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
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
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
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周

庚

明嫔莆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
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

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亾。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於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畧。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於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為。豈不信夫。生為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為隣。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為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為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絕去脂粉
真色無雙

秀絕
真覺他人
筆墨之煩

正使一篇
大論無此
妙市兒意中
語何以爲
文人極筆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玄。水能虛白。假吾兄養齋上文地。以人重矣。嫂况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絲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不盡

舌如鸚鵡

想其胸中何等

續新少 卷之十一 五 賴古堂訂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眾始知佞

深識非閨秀所能及

字字挾悲鳴之勢

正論不落宋習總由筆高

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密菴初集

畬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為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為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蓐至戴紗帽時是膽真

今人皆向
人面上起
草稿者

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
璵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畲孫本芝公祖書

鍾璵生具一種迂腸。拘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
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
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玄二門。其實非確有。
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
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璵嘗深坐空山。夜闕更闌。
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襍置老聃釋迦。

于側。小子鍾璵。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窾。
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玄之
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拘所在。
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礫
剪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
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
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峰

奇論

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
爲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
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圻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
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
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詰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滇陽峽是造物迂腸拘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

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斑駁錯
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
之却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
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此
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
刻畫之過轉入儉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
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檠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

凡庸親金 卷之十
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石。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真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圜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柳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瀦。屈注華岱。憂憂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綺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

八屬新錄 卷之十
豪。籥。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推。輪。為。大。輅。之。始。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秘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

亦是快事

與賁。獲。闢。力。能。不。憂。其。絕。脉。哉。

王思任

季重謹菴山陰人
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為之。以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謔卷臨文
無字不謔
然却有極
大極正經
文字

金箋寫八寸三分壽詩真是厭事不解世人何故以此相尚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退矣。恭喜尊公。衮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於鈴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為御史。作篋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鼗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弋陽腔。服色團帽為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簡徐玄仗

此事近日通套然寧非之斷不可為此刻薄事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於客甚恨。亦於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况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放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

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襍，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呵過棋盤街，尚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

西湖宜夜
秦淮宜秋
然泛西湖
者必在日
中遊秦淮
者必狂盛
夏誠所不
解

最明切之
喻

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者，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峰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意在。

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餽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尚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為至。以深造為功。才智之士。鏤心剗腎。

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磯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拭唾逢羿。鼓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雖然返壁。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於風雷哉。

與畢東郊郎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筭櫛。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頑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

事解。絃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聿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搗。蝾志矣。卽欲槃悅。其辭以贅。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推。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葵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嘅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剖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

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肖舍嶮巖入貴筑。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瘵。身旣庸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

時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迺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嶽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颺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飪飪過午。則雖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

陳君字鏡清。會稽人。初爲武昌令。作寒溪寺留壁六詩。後譚友夏爲之記。孟登曰。公爲德化令。有父子兄弟訟于庭。賜父兄坐。

與之茶而令其子弟拜于堂下又出門慙出公門慙又以其為政矣此似鏡清補新化後又有謠詠者敬夫先生留心良吏廣為諮詢嗚呼可于迄今中求之哉鏡清官卒不顯有詩名近

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免失言失人之悔。

荅劉學憲

承教大刻為黔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黃心甫始漸為之刻布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脚。讞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圍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僧惟有還受。况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函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荅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笈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蹠跼屏息。逐燕雀。

八
卷之十
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忘嚮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恕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愬其寃。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參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寃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箴。猶縛其翼。縱馬于達。尚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鴛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益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嶠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摳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

想見得意
疾書

哉。媚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
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寧有異哉。媚年少且賤。無一
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
之俗。此自媚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
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
或云未曾補官。尚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
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

粗服亂頭
起勢最脫

一味自得

心。唯是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尚覺有吏散
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
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
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
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
土幾尺。埋其遺籍。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

真讀書人
胸中亦多
如此

安知不爲曩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
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
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

自家迂想
寫出卽成

稱知已矣。况我師生。生來具此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退之之接何蕃。中郎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辦苴鞋竹杖。江右相尋。尚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默然也。媚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卧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墻漏屋。兒女相襍。啼飢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剝喪無餘。卽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

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而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下不能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已。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

有寄托有感其一
種橫發激昂之致不
倫不緒不整不亂草
草一讀總使古今淹
熟文字無處安放矣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慙才鬼
上媿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
自咎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
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帽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
為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
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
子吐韻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臯之鳥雖
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菴不救乎帽於先
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為政也

劉體仁

公勇穎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
一佳况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
世為老儒宣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為之賦函樓
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為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
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
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
拜冠纓沾酒盃弟不善飲是日亦為盡一斗當此時

而有一知嚮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
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
老社翁畫又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
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已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惣

僧持江寧人

寄周岷公

以詩代柬
昔亦有之
難此一氣
如話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
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
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
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聞
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
二冊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
吐其胸中所欲言。却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
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真如天
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

天廣新金 卷之十一
三
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芟。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誹詆甚。有入室而搯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

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于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於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

賢

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

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閭閻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

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莖之靖穆。可典可謨。

爲經爲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聞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爲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濶。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栴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

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顛倒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却不知作何狀。後又饑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檣回望。不

勝悵結矣。想知已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慙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慙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逋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入閩之行。刀頭鏃末。倒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巖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証學問。予去年八月作蜀後傳一篇。送侄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懣。懣。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薌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歛手。不然雞鳴

時瑤星大
生同客萬
開來萊州
幕中

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咲

汪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賚上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纖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疇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誠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尚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姣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

韻。擲。筆。顧。盼。徹。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
聳。意。嚶。如。也。還。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
微。擬。與。大。聲。羣。進。單。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
人。不。畏。噉。譁。奮。戟。之。三。軍。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
不。以。爲。惑。矣。予。于。白。下。何。壯。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
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真。無。所。
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其。
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與樂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
靜。若屋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
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

株宏錢塘人本沈姓

荅王弱生

來書云。世界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
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
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

予以樊會
公圻回呈
先生極蒙
鑒賞謂爲
江南一人
誤會公作
洽公予欲
會公竟作
洽公以誌
先生知已
之感

予生平最厭禪和子語然讀蓮大師集便不禁心折蓮大師一生只是說本分話不弄虛脾耳豈不可敬

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荅錢養淳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無強為。即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即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荅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為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禪家只錄蓮大師一人看他本分老實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何等痛切今日禪和子調嘴弄唇徒自露其醜耳故皆刪之

續古堂詩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卽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不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于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

隨分。過得卽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卽于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回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

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朱吾弼 密所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張

蘊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卽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情。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嗟堪自老。官居卿貳。年

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
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况又朝局
以爲庸糜而天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
年邀惠倬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
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鰓鰓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
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
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
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須留一段光明于胸中卽不
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

然未有心
熱而口不
快者

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
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
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真真
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
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
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

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寰山東人

東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干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謹譴。

跳跟獻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東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程